

## 基隆港邊，那些我認識的陳麗卿們

文／編劇 詹傑

你如果走進那些零落在港邊的陰暗小巷，往往會驚異那些璀璨奪目的卡拉 OK 招牌，上頭異常宏偉地寫道一夜巴黎、海南島、山中美人、海克拉斯（英文諧音「足高級」意思）。當你走進去，那些寬廣想像瞬間萎縮成區區不過四、五桌小空間，幾名年紀稍長約莫五十多歲的姊姊們，陪伴著六、七十歲的老客人，桌上有時啤酒，有時透水威士忌，也有的純粹泡茶，含飴弄孫的阿公偶爾也會帶小孫子來抬槓，然後趕著晚上七點回家吃晚餐，看民視八點檔幸福來了，這就是基隆老派卡拉 OK 的日常。迥異於你我熟知的台中金錢豹、林森北肉色旖旎大酒家，更像，那種過年聒噪親戚們喝一杯、嗑瓜子聊起誰誰誰那ㄟ還袂生仔。

一九八四年，基隆港登上了世界第七大貨櫃港，國際車贏！最鼎盛時期，碼頭工人一個月薪資十幾萬，力壓一個月萬餘塊公務人員。許多工人索性把自己手上工人證轉租別人，酬勞六、四分，啥都不做光喝酒一樣有大把收入。在那個碼頭勞動市場封閉且難以進入的時刻，「工人頭家」一度是人人稱羨的高級職業，從早到晚續攤唱歌拚酒，餵養了港邊所有娛樂產業，他們說，那真是尚好ㄟ時代！飄撇ㄟ男子漢因為錢來得太容易，往往遠離家庭、流連聲色場所，如果要解決生理需求，他們會走進鐵路街開查某，但如果去卡拉 OK，「那就嘸同欸啊！」，他們說。卡拉 OK 小姐坐檯看心情，高興時你點她一坐一小時，賓主盡歡，話不投機十幾分鐘轉身離去也有！這欸個性十足的粉味，更像是紅粉知己，賣藝不賣身，提供寂寞工人一個情感上抒發。

然而繁花盛放總會凋零，當基隆港日益沒落，一九九九年碼頭開放民營，所有光景如海市蜃樓消失無蹤。碼頭工人忽然要面對這他們已經跟不上的世界，連帶周遭所有產業蕭條，歹日子就一直持續到現在。採訪的阿姨說，「你嘸知，以前生意好ㄟ時陣，卡拉 OK 門口還要排隊，一透早就落落長！」我無從想像那畫面，那些美好過往，也許就只存在卡拉 OK 阿姨和老客人閒談間，被稍稍保存著。他們見證過彼此的青春，彼此證明，你曾活過的那個靈光消逝年代。

走進那些僅存的老派卡拉 OK，你如果願意稍稍留步，也許可以聽到那些阿姨們唱起一首首台語老歌，蔡秋鳳、江蕙、陳盈潔，可能還有鄧麗君。佇立港邊半輩子，她們的歌聲裡有太多被大雨淋濕的故事，關於她們自己，還有那些招呼過的人客。如今，在地產開發與城市改建的巨輪裡，她們惶惶然，猶如飛鳥四散。

書寫音樂劇「麗晶卡拉 OK 的最後一夜」，像是造一個留聲機，記錄那些強悍又溫柔的港邊小姐。她們身上有被生活打磨過的光。她們是，活過來的人。

## 關於劇本書寫文字

在劇本的語言書寫上，因為台詞多是國台語混雜並用，留有相當空間給演員於舞台上詮釋，故台語書寫非用拼音，更多時候採用相近音之中文字，或是慣常使用的台語表示方法來寫下，如有不易明瞭處則加註括號說明。

## 關於二〇一九年版本，十三場演出十一種不同結局

這次我嘗試了多結局寫法，在故事最後十分鐘會有一個意外造訪的特別訪客，為此我們邀請了不同領域、專長的來賓。實際書寫上，我會先逐一進行採訪，詢問他們對於基隆與卡拉 OK 印象、關於台語老歌的喜好，以及個人生命故事，最後總會再問到，如果你有機會在台上唱一首歌，你會選哪一首歌並唱給誰聽？蒐集完畢後，我再回到劇本麗卿的個人生命故事脈絡，把他們自己的故事融合在裡頭，為每個來賓的特色、口氣、選歌，打造只屬於他們的劇本段落。

其中好多來賓都選了自己媽媽最喜歡的歌，其後他們帶著自己的情感，重新來到了麗卿的卡拉 OK 小店，像深夜食堂，解開彼此心裡的結，試著跟自己和解。如果有觀眾看了所有十一個結尾（可能只有我一人），你會拼湊出故事裡沒有講，關於麗卿的個人小故事。諸如像是苗可麗姊演的 Miss 海倫馬，我們可以看到當年搶客人大車拼後，她改行嫁給有錢人，卻發現當有錢人真寂寞，懷念在基隆老街和麗卿相拚的歡唱時光；又像是又仁，他扮演從雲林北上，虎尾理髮店秀娥的兒子。當年秀娥和麗卿是拜把姊妹，秀娥幫麗卿老公電棒燙的時候，情慾把持不住變成了小三，害麗卿被老公拋棄，麗卿這才北上到了基隆開店。想不到繞了一大圈，秀娥也成了一個人，她一直想跟麗卿說聲抱歉，最後在癌症末期的臨終之際，讓自己兒子來完成。

由於每個結尾都是獨一無二，在二〇二〇年與二〇二一年「麗晶卡拉 OK 的最後一夜」重新巡演之際，我和演出團隊依然維持了這樣多結局模式，邀請更多來賓，為這故事注入更多力量與新血。然而因為工程浩大，這一版本的劇本書只來得及收錄二〇一九年的結局版本，新結尾則期待與觀眾在劇場裡相見。

特別感謝二〇一九年每位參與的特別來賓。致謝苗可麗、陳嘉樺 Ella、涂又仁、黃子佼、呂名堯、陳何家、林美秀、廖文強、蕭景鴻、許效舜、曹雅雯。